

● 语言学

○ 语言的认知维度

编者按: 迄今, 认知语言学已经成为语言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支学科, 其研究重心也由隐喻变为转喻。本期刊发 4 篇文章, 旨在说明本刊对转喻研究的下述观点: 转喻的存在不是孤立的, 其机制也非常复杂, 因此应该多维度探索; 同时, 转喻研究应该在转喻同其相关因素的依存关系中进行; 当然, 中国的转喻研究不能绕开汉语本身。

现代汉语疑问句意义偏离的语境观与高层转喻机制^{*}

陈香兰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29)

提 要: 本文将语境因素考虑在内, 从认知高层转喻角度, 探讨现代汉语疑问句意义偏离的程度和偏离背后的认知机制。对疑问句意义偏离的分类进行细化; 提出偏离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 并将偏离分为强偏离疑问句和弱偏离疑问句; 考查了 4 种疑问句在具体语境中意义偏离的情况, 得出疑问句意义偏离背后的认知机制是高层转喻, 而且存在两次转喻激活; 并出现代汉语疑问句意义偏离的高层转喻基本操作模式。

关键词: 现代汉语疑问句意义偏离; 高层转喻; 强偏离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2)06-0030-5

Meaning Deviation and High-Level Metonymy in the Modern Chines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Chen Xiang-la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29, China)

Taking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into consideration from the cognitive approach, the degrees of meaning deviation in Chines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nd cognitive motivation ar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Further classification of meaning deviation is proposed. Strong-deviation and weak-deviation are put forward as the two main types of meaning deviation. We further explore how widely this phenomenon exists in the four types of Chinese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and conclude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quite common. High-level metonymy is believed to be the motivation for meaning deviation and an Operation Model for High-level Metonymy is proposed herewith.

Key words: meaning deviation in modern Chinese interrogative sentence; high-level metonymy; strong-deviation

1 引言

到目前为止, 学者们对现代汉语疑问句所作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 疑问句的分类(黄伯荣 1957, 朱德熙 1985, 吕叔湘 1942, 范继淹 1982); (2) 疑问语气词的研究(陆俭明 1984, 王文卿 2004, 胡炳忠 1989, 熊仲儒 1999, 李展宇 2004, 张志平 1998, 邵敬敏 1996, 1989a, 1989b, 2002, 齐沪扬 2002, 金立鑫 1996, 李大勤 2001); (3) 疑问句与回答的研究(林裕文 1985, 吕明臣 1989);

(4) 疑问程度的研究(黄国营 1986, 郭锐 2002, 徐杰 张林 1985); (5) 疑问句内部类型的研究(王世华 1985, 施其生 1990, 叶清玲 2007, 彭小川 2006); (6) 特殊疑问句研究(陆俭明 1982, 何元建 2003, 常玉钟 1992, 邢福义 1987, 1990); (7) 汉语疑问句习得研究(刘志成 2010, 伦茜 2010, 杨眉 2009); (8) 英汉疑问句类型对比研究(刘月华 1988); (9) 疑问句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研究(郭婷婷

^{*} 本文系国家人文社科基金项目“英汉语法中的高层转喻机制研究”(11BY010) 的阶段性成果。

2005); (10) 认知语境与话语意义的研究(白解红 2000 欧阳苹果、肖武云 2007, 于善志 2003, 徐盛桓 1999)。从整体上看, 研究经历了从注重形式、结构、对比、功能转为开始关注语用、认知方面的研究。同一个疑问句在不同语境中会得到不同的回答, 这说明语境与疑问句有密切的关系。例如:

① A: 几点?

B: a. 7 点整。

b. 大约 7 点。

c. 好, 好, 我马上起床。

d. 不好意思, 路上塞车。

e. 对, 我就走。

f. 谢谢, 我马上去办。

也就是说, 在语境因素下, 同一疑问句呈现出不同的意义, 即出现意义偏离。而这些实际话语意义的确定和获得, 比如明确用①a 回答, 而不是用其它, 这无疑是一个认知过程。我们认为, 要确定疑问句的具体话语意义, 就必须将语境因素和认知因素一同考虑。

2 疑问句再分类

学者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对疑问句进行了不同的分类(邵敬敏 1996), 但其分类都没有考虑语境因素。本文将在动态的语境中, 讨论疑问句意义偏离问题, 按照具体语境中话语意义的偏离程度, 对疑问句重新分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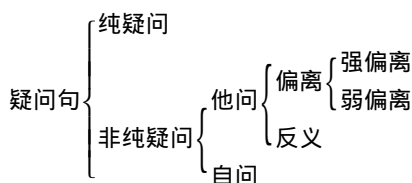


图1 疑问句分类

该分类与之前分类最大的不同在于将语境因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 疑问句不仅存在意义偏离, 而且还存在偏离程度不同的问题。以字面意思为参照, 我们把虽有意义偏离, 但仍然保留疑问含义的称为弱偏离疑问句; 如果偏离程度很大, 我们称其为强偏离。偏离程度只有在具体语境中, 通过比较才能确定。

3 不同类型疑问句意义偏离情况

疑问句是比较复杂的语句, 下面, 我们分析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意义是否偏离以及偏离与语境的关系。

3.1 特指疑问句的意义偏离

② 鲁 贵: (恼羞) 好孩子, 你以为我真装糊涂, 不知道你同这混账大少爷做的事?

鲁四凤: (惹怒) 您是父亲么? 父亲有跟女儿这样说话的么?

鲁 贵: (恶相地) 我是你的爸爸, 我就要管你。我问你, 前天晚上——

鲁四凤: 前天晚上?

鲁 贵: 我不在家, 你半夜才回来, 你干什么?

鲁四凤: (掩饰) 我替太太找东西呢。

鲁 贵: 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

鲁四凤: (轻蔑地) 您这样的父亲没有资格来问我。

鲁 贵: 好文明词! 你就说不上你上哪儿去呢。

(曹禺《雷雨》)

在通常语境下, 话语“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是问晚回家的原因, 但在该例中, 父亲鲁贵分明知道女儿和周萍已经不是一般关系, 知道回来晚的原因, 只是故意追问女儿, 使女儿心虚, 从而向他妥协给他钱。在此语境下, 话语“为什么那么晚才回家?”询问义非常弱, 更多的是威胁的用意, 这样, 意义发生了很大的偏离。

③ 鲁四凤: 妈不愿意我在公馆里帮人, 您为什么叫她到这儿来找我? 我每天晚上回家的时候自然会看见她, 您叫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鲁 贵: 不是我, 四凤小姐, 是太太要我找她来的。

鲁四凤: 太太要她来?

鲁 贵: 嗯, (神秘地) 奇怪不是? 没亲没故。你看太太偏要请她来谈一谈。

鲁四凤: 哦, 天! 您别吞吞吐吐地好么?

鲁 贵: 你知道太太为什么一个人在楼上, 做诗写字, 装着病不下来?

鲁四凤: 老爷一回家, 太太向来是这样。(曹禺《雷雨》)

话语“您叫她到这儿来干什么?”字面义为询问信息, 但在该例的语境下, 还有责备和不满的意思。四凤知道母亲很疼她, 母亲不想让她出来做下人, 四凤担心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伺候别人, 心里会很不舒服。除此之外, 四凤不想让她母亲过早地知道她和周萍的关系, 出于复杂的想法, 她有责备父亲的意思, 从鲁贵的回答也证明了这一点, 他的回答给出了解释, 正是针对责备而言的, 因此该例出现意义偏离。

3.2 是非疑问句的意义偏离

④ 周朴园: 嗯, ——我们想把她的坟墓修一修。

鲁侍萍: 哦——那用不着了。

周朴园: 怎么?

鲁侍萍: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周朴园: (惊愕) 什么?

鲁侍萍: 她没有死。

周朴园: 她还在? 不会吧? 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 里面有她的绝命书。

鲁侍萍: 不过她被一个慈善的人救活了。

周朴园: 哦, 救活啦?

鲁侍萍: 以后无锡的人是没见着她, 以为她那夜晚死了。(曹禺《雷雨》)

周朴园万万没想到鲁侍萍居然被救活了, “救活了?” 通常表示询问, 在本语境下, 字面的疑问意义非常弱, 更多的表示惊讶, 很少存有疑问之义, 话语意义与字面意义发生偏离。

3.3 正反疑问句的意义偏离

有些学者认为, 句尾是“好不好”、“对不对”、“行不行”、“有没有”等的疑问句比较难以归类, 有的学者将其归入正反疑问句(范晓 1998), 而有的学者将其归入附加疑问句(邵敬敏 1996), 本文也将它归入正反疑问句。从问句的形式上来说, 通常“好不好”是让对方选择。如果将语境考虑在内, 意义常常发生变化。

⑤ 苔 莉: 哦! 听说你就要回前线了?

林家棣: 我在等我们军长的电报。

苔 莉: 家棣, 我跟你一道到前方去, 好不好?

林家棣: 好哇! 我们的工作团正物色人呢!

苔 莉: 听说前方很苦的, 是吗?

林家棣: 其实也没什么, 慢慢地就会习惯的。(宋之的《雾重庆》)

林家棣从前方回来, 苔莉询问对方的情况, 提出“我跟你一道到前方去好不好?” 此时, 苔莉对自己的生活不很满意, 也想选择出路, 在这样的语境下, 该话语很明显不是让对方选择, 而是明显的请求。

⑥ 童亚男: 小甲, 我求你一件事。

申小甲: 什么事, 你讲吧, 我全都答应。

[稍停]

童亚男: 往后, 我们别在一块儿唱歌了, 好不好?

申小甲: 为什么?

童亚男: 别问啦, 我已经答应了人家。(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

童亚男已经答应他的男朋友, 以后不再和申小甲一起唱歌,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说出此话语, 不是让对方选择, 而是向对方提出建议或请求, 话语意义与字面意义有偏离。

3.4 选择疑问句的语义偏离

⑦ 慈禧太后: (重) 要办应该头一个办你! 你不领着头儿左说打仗, 右说打仗, 会丢这么多地方。

光绪皇帝: 亲爸爸。

慈禧太后: 你还有脸罚别人? 我还没罚你呢!

光绪皇帝: 亲爸爸。

慈禧太后: 你认错儿不认错儿?

光绪皇帝: (忍) 认错儿, 所以才想振作几下。罢免孙毓汶, 责罚李鸿章……

慈禧太后: 你还有脸说打!

光绪皇帝: 亲爸爸, 虽然这一仗我们败了, 我们还可以打回去啊!

慈禧太后: 算了, 少做梦吧! (杨村彬《清宫外史》)

“你认错儿不认错儿?” 从字面来看, 是选择疑问句, 但在该语境中, 由于慈禧对光绪主战极为不满, 战事的溃败使慈禧无法压制心里的怒火, 在这样的语境下, 该话语已经远远不是疑问的意思, 而明显是责备的口气, 故发生了语义强偏离。

从以上分析可见 4 种疑问句意义在一定语境下都可以无偏离, 而在特定语境下也都可以有偏离, 这说明现代汉语疑问句意义偏离现象是与语境有绝对关系的, 而且这种偏离存在于各种疑问句中。

4 强偏离与弱偏离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 4 种疑问句都可能有意偏离的情况, 但偏离的程度不同。下面, 我们将在具体语境中分析强偏离和弱偏离。

⑧ 马国材: 我们来谈公事罢。

萧汉江: 什么公事? 先谈了我们的私事再说。刚才的事, 怎么说? 够朋友吗? 这女人是我的, 你知道吗?

马国材: 知道的, 她不是你的老婆, 只是你的相好。不现在我不是为了谈这些来的, 我是来跟你谈公事。

萧汉江: 什么鸟公事? 你简直算不得人!

马国材: 闭住你的嘴! 我是你的上司, 听着, 闭住你的嘴! 我问你: 你为什么泄漏我们的秘密?

萧汉江: 什么秘密? (金姑娘陷在花洋布后面窃听)

马国材: 你对(指金姑娘)她说了什么话? 你说那些苦力“到再不会回来的地方去了”, 是你说的吗? 是你说的吗? (萧汉江被逼得不敢说话) 噫嘿! 你泄漏秘密, 泄漏了军机大事! 你还要命吗? (石凌鹤《黑地狱》)

萧汉江看见马国材与自己喜欢的女人亲密, 气不打一处来, “这女人是我的, 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泄漏我们的秘密?” 都是责问, 然而, 在其责备之意中, 两个疑问句所保留的疑问之义有所不同。在第一个责问中, “这女人是我的, 你知道吗?” 在其明显的责问背后, 存在或多或少的疑问, 这点从对方的回答中可以找到证据, “知道的, 她不是你的老婆, 只是你的相好。” 对方先回答疑问, “知道的”; 然后, 对责备给出解释, “她不是你的老婆, 只是你的相好。” 第二句责备“你为什么泄漏我们的秘密?” 就不存在任何疑问之意, 纯粹为责备。这两例前者话语意义与字面意义不一致, 有意义偏离, 且与字面意义偏离甚远, 属于强偏离。

⑨ 梅 宝: (把镜子藏到背后) 我不给!

秋海棠: (上去抢), 拿过来!

梅 宝: (快要哭了) 不给!

秋海棠: (拉住她的手, 使劲地抢) 你拿不拿过来?

梅 宝: (跳脚) 不给! 不给!

(秋瘦鸥 顾仲彝 费穆 佐临《秋海棠》)

父亲秋海棠因自己脸上有疤, 不用镜子, 也不许家里有镜子, 当看到渐渐长大的女儿拿着一面镜子时, 心里实在无法忍受, 用威胁的口气对女儿讲话, 从上下文我们可以断定“(拉住她的手, 使劲地抢) 你拿不拿过来?”是命令性质的祈使疑问句, 虽更多呈现的是威胁的功能, 但我们认为并非没有一点疑问意在其中, 所以把它归入强偏离范围更合理。

5 意义偏离与转喻思维

疑问句意义偏离现象很常见, 其原因也很复杂。同一句话, 在不同的语境下, 如何会产生不同的含意? 读者的认知活动是怎样一个过程? 本文从认知的角度对意义偏离现象在高层转喻层面给予解释。

在例①中, “几点了?” 因不同的语境而出现多种意义变化, 如①a、①b、①c、①d、①e、①f。在多样的意义偏离中, 有这样的共同特点: 说话者在说出此话语时, 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 如已经到办事的时间了, 或者说话者看到对方该起床但还没起, 或者说话者面对的听众是刚进来迟到的员工, 或者听话者是该去上学的孩子等。不同的语境使得话语产生了“责备”、“抱怨”、“提醒”、“命令”等多种功能的意义偏离, 那么, 听者是如何准确地获得信息的呢? 在 Panther & Thornburg (1999, 2000) 和 Kövecses & Radden (1998, 1999) 对间接言语行为、构式和语法中的转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 Ruiz de Mendoza & Díez (2001, 2002) 进一步明确了这 3 方面的转喻, 称为高层转喻。具体来说, 间接言语行为中的转喻称为高层情景转喻, 构式和语法中的转喻为高层命题转喻。本文认为, 在疑问句意义偏离的意义获得中存在高层转喻思维, 并提出与前人不同的转喻思维模式, 见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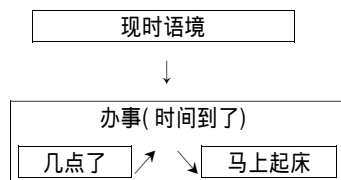


图2 “几点了?”意义偏离的转喻思维模式

说话者使用“几点了?”激活了听者大脑中认知背景的相关信息“办事的时间到了”, 由于听者也知道办事的时间, 这些知识信息已经储存在认知背景中, “几点了?”激活了“办事的时间到了”, 后者又激活“马上起床”。将说者的语气、语调等语境因素结合考虑, 得出对方的实际

话语意义, 即催他起来办事的话语意思。听者在“几点了?”到“办事的时间到了”再到“马上起床”的思维过程中, 存在转喻思维的两次激活: 第一次从“几点了?”激活与之联系最为密切的认知域“办事的时间到了”, 因为“时间”是“办事”的一个条件部分, 在这特定的语境下, 成为“办事”的关键部分, 构成部分整体转喻思维; 第二次激活是从“办事的时间到了”到“马上起床”, “马上起床”可以看做是“办事”的必要前提, 再次构成转喻思维, 即整体部分转喻关系。在其它不同的语境下, 如面对迟到的员工、该去上学的孩子, 尽管产生意义偏离的具体语用因素不同, 但我们认为“几点了?”在不同语境下的认知操作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语用因素和认知思维相互作用的结果, 图2可以看做是例①a、①b、①c、①d 意义偏离共同的认知操作模式, 即意义偏离存在两次转喻激活, 这一模式也可从解释其他的意义偏离情况。疑问句意义获得离不开语境, 也离不开认知, 是两者相结合产生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 白解红. 语境与意义[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0(4).
- 常玉钟. 试析反问句的语用含义[J]. 汉语学习, 1992(5).
- 陈香兰. 高层转喻研究[J]. 外语教学, 2008a(6).
- 陈香兰. 语言中的高层转喻机制研究[Z]. 出站报告, 2008b.
- 陈香兰. 间接言语行为的转喻多域操作[J]. 外语学刊, 2009(3).
- 陈香兰. “的”字结构的构式观与转喻思维属性特点[J]. 外语研究, 2010(5).
- 范继淹. 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J]. 中国语文, 1982(6).
- 范晓. 汉语的句子类型[M]. 上海: 书海译文出版社, 1998.
- 郭锐. “吗”问句的确信度和回答方式[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2).
- 郭婷婷. 现代汉语“吗”是非问句的信息结构与功能类型[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 何元建. 特指问句标记的类型学特征[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3(3).
- 胡炳忠. 有关“呢”的两个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2).
- 黄伯荣. 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M]. 新知识出版社, 1978.
- 黄国营. “吗”字句用法初探[J]. 语言研究, 1986(3).
- 金立鑫. 关于疑问句中的“呢”[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6(4).
- 李大勤. “呢”问句疑问功能的成因试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6).

- 李展宇. “呢”字疑问句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 林裕文. 谈疑问句[J]. 中国语文, 1985(2).
- 刘月华. 语调是非问句[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8(2).
- 刘志成. 现代汉语疑问句习得研究[D]. 辽宁师范大学, 2010.
- 吕明臣. 汉语答句的意义、语法求索[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吕叔湘. 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2.
- 陆俭明. 由“非疑问形式+呢”造成的疑问句[J]. 中国语文, 1982(6).
-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J]. 中国语文, 1984(5).
- 伦茜. 泰国留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习得实验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10.
- 彭小川. 关于是非问句的几点思考[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6(6).
- 齐沪扬. “呢”的意义分析和历史演变[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2(1).
- 邵敬敏. 叹词疑问句语义层面分析[J]. 语文研究, 1989a(2).
- 邵敬敏. 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J]. 中国语文, 1989b(3).
- 邵敬敏. 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邵敬敏 朱彦. “是不是”问句的肯定性倾向及其类型学意义[J]. 世界汉语教学, 2002(3).
- 施其生. 汕头方言的反复问句[J]. 中国语文, 1990(3).
- 欧阳苹果 肖武云. 认知语境在话语交际中的作用[J]. 外语学刊, 2007(5).
- 王世华. 扬州话里两种反复问句共存[J]. 中国语文, 1985(6).
- 王文卿. 太原话的疑问句[J]. 语文研究, 2004(2).
- 邢福义. 现代汉语的特指性是非问[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7(6).
- 邢福义. “有没有”疑问句式[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90(1).
- 熊仲儒. “呢”在疑问句中的意义[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1).
- 徐杰 张林林. 疑问程度与疑问句式[J]. 江西大学学报, 1985(2).
- 徐盛桓. 疑问句探询功能的迁移[J]. 中国语文, 1999(1).
- 杨眉. 韩国学习者汉语疑问句系统的习得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 2009.
- 叶清玲. 关于“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的不同阐释年[J]. 外语学刊, 2007(5).
- 于善志. 一般疑问句疑问功能的语用消解[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3(10).
- 张志平. 论几类常见疑问句的功能[J]. 语文教学与研究, 1998(10).
- 朱德熙. 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J]. 中国语文, 1985(1).
- Kövecses, Z. & G. Radden.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98(2).
- Kövecses, Z. & G. Radden.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A]. In K-U. Panther and G. Radden(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C].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9.
- Panther, K-U. & L. Thornburg. Coercion and Metonymy: The Interaction of Constructional and Lexical Meaning [A]. In B. Lewandowska-Tomaszczyk (eds.). *Cognitive Perspective on Language* [C].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99.
- Panther, K-U. & L. Thornburg. The Effective for Cause Metonymy in English Grammar [A]. In A. Barcelon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C].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Ruiz de Mendoza I. F. J. & O. I. Díez Velasco. High-level Metonymy and Linguistic Structure[J]. *Atlantis*, 2001.
- Ruiz de Mendoza I. F. J. & J. L. Otal. *Metonymy, Grammar, and Communication* [M]. Albolote, Granada: Comares, 2002.

收稿日期: 2011-12-20

【责任编辑 王松鹤】